



彰显文学立场 推介网络精品

——2015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综述

排行榜力推那些既遵守了类型规约又有所突破,故事与客观现实和人类既有经验关联度高的作品,强调创新但要有理有据,合理创造而不荒谬捏造,不求符合客观真实但要符合文学真实。

排行榜的评选和推介为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搭建了有效的实验场。这一“实验”从文本入手,切入文学现场,综合考虑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商业性,关注文学的共性和网络文学的特性。

对于网络文学而言,2015年是关键年份。从风生水起到繁荣昌盛历经20年,网络文学始终身处跌宕起伏的境遇,但在这一年,网络文学的“文学身份”被“定性”。从这一年开始,由中国作协倡导的“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季度榜单和年度榜单开始推选发布。排行榜采取线上投票与线下评审相结合的方式,邀请网络文学业界、高校、作协系统等专家学者组成专家组,兼顾新书和精品,推介优秀网络文学作品,站在文学立场为公众选择网络文学作品提供阅读引导。排行榜前三季度由全国网络文学重点园地工作联席会议、第四季度和年榜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主办,中国作协网承办,季度榜单共推荐新书和精品书30部(第一、二季度合并推荐),年榜推荐精品和新书各10部,上榜作品均是规定时间段内的优秀作品(新书榜为年度内新书,精品榜为三年内完结的作品)。排行榜制度的产生,为文学工作如何介入网络文学现场开辟了新路。

评价体系的探索和实践

排行榜的评选和推出过程,是建构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重要探索和实践。针对网络文学特殊的生产传播机制和消费特性,社会广泛呼吁建立与传统文学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评价体系,网络业界和学术界为此进行了多年的尝试。但在过去20年中,关于网络文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因而评价体系未达到成熟的程度。排行榜的评选和推出,一方面尝试应用既有的理论框架和批评方法,对具体文本进行文学分析,总结艺术特色,发现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在评选过程中吸纳各方面专业力量,充分发扬民主,针对文本中出现的倾向性特征和问题,通过讨论、磋商和对话,就一些模糊问题取得最大限度的共识,本身是对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有效探索和实践,将会对评价体系的日臻完善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网络文学,这似乎是一个最简单的问题。但网站推荐情况表明,这其中却存在着问题。除了通常意义上的网络小说、剧本、散文、报告文学,或者心灵鸡汤类实体书的电子版等均有推荐。虽然文学网站也在分化,但可从此看出业界内部对“什么是网络文学”这个最基本的概念问题缺乏共识,更遑论外界,这也更加反映出当前网络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的芜杂和虚弱。

关于网络文学的价值追求方面,排行榜表达了鲜明的立场。不可否认,网络文学中存在一些格调不高、语言粗俗、故事情节胡编乱造,甚至存在价值观错误的作品,还有取低标准打法律的“擦边球”,这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宗旨目标相违背的。排行榜评选确立的首要原则,即把思想价值作为衡量作品文学性的基本标准,要求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历史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内核,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遵守基本的法律规范和起码的道德伦理底线。排行榜评选时所坚持的这一立场,也应当成为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基本要求。尽管网络文学具有文学和产业的双重属性,但作为作协倡导的文学榜单,严格筛选备选作品的价值导向,其立场和侧重点不言自明。

■看小说

索耳《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内心的光芒

索耳的短篇小说《所有鲸鱼都在海面以下》(《小说林》2015年第3期)品格独特、意蕴丰富。小说由一代“文青”的命运沉浮,牵引出关于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复杂况味,也描摹出一个时代和世人心的变迁。

“我”7岁时成为孤儿,被叔叔抚养成人。当“我”和热衷于物质享乐的妻子订婚时,就被她催着从叔叔家搬了出来。叔叔一直未婚,有一半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拖累。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他的“旧交”佩。佩是叔叔大学同学,多年来过着游吟诗人般行踪不定的生活,他时而卖烤肉串,时而又加入一个“海洋生态保护组织”,与捕鲸者为敌。“我”8岁时曾和叔叔一起见过佩,因那一次佩的不辞而别,叔叔断绝了与佩的来往。叔叔和佩,仿佛遭遇了一种神秘的命运之劫、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放逐,对过去、对所有的“身外之物”都采取了一种超然的淡漠态度,甘愿成为深藏在“海面以下”的鲸鱼。在叔叔年过50于是要做新郎时,“我”瞒着叔叔找到佩,劝说他前来参加了叔叔的婚礼。这两个“早就本应把除自己以外的人忘得干干净净”的人温情相拥。佩像一只“丑陋的鼯鼠”,又像一个高贵的王子,他的手中高举着一本诗集,那是叔叔、佩和另外几个人当年写下的诗歌。他们互相朗誦着对方的诗,根本不在乎“有些宾客已经不耐烦地走开了”,这时候,他们的眼里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诗歌,只有“当他们还是潜藏在海底的幼鲸”时逝去的旧时光。

如何认识作品中的网络性也是一再被论及的问题。网络文学对技术的适应除了作品依托网络生产和传播,还包括叙事策略的调整,即建立新型的、适应技术规范和契合读者愿望的角色设定、故事架构和情节推进等叙事方式。大量的穿越重生、历史架空、科幻玄幻、仙侠修真等虚构题材和后宫宅斗、总裁职场、战争军事等现实题材作品,各自形成了类型范式,这正是评价体系应该关注的层面。但是,也有少数作品无视文学传统和人类对客观世界的科学认知,编造毫无文学真实的荒唐情节。在这一问题上,排行榜力推那些既遵守了类型规约又有所突破,故事与客观现实和人类既有经验关联度高的作品,强调创新但要有理有据,合理创造而不荒谬捏造,不求符合客观真实但要符合文学真实。比如有的穿越和玄幻作品创造的虚拟世界不完备,与现实世界无法区分;也有的架空历史作品混淆了客观历史与虚拟历史的界限,给读者接受知识制造了混乱,这些都被排除在了榜单之外。

由此可见,排行榜的评选和推介过程为建立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搭建了有效的实验场。这一“实验”从文本入手,切入文学现场,综合考虑到了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商业性,关注到了文学的共性和网络文学的特性。

文学价值的弘扬与坚守

据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称,截止到2015年12月底,网络文学用户有2.97亿人,其中通过手机阅读网络文学的用户有2.59亿人。而该报告还称,通过培养优质IP,出版版权进行影视、游戏等一系列改编来寻求获取更大的商业价值,已成当前网络文学产业的主要发展方向。《琅琊榜》《花千骨》《华月传》《何以笙箫默》等影视剧的热播印证了这种趋势,而网络文学对市场的敏感,既体现出文本以原始IP的形式对文学的坚守,又体现出对未来变身的热心。上榜作品在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显示了较强的艺术特色和创作追求,而文本的文学性正是其获得未来产业性的根本所在,也是文学该当关注的部分。

玄幻类作品长期是网络文学中的“大户”,受到读者欢迎,榜单之中有5部玄幻、科幻类作品。《巫神纪》从已有的神话母题和氏族图腾传说开掘出故事,虚构了一个神人共存的远古巫文明时代,大量东方元素的运用激发出读者的民族情感认同;《原始战记》塑造了一个异域原始世界,行文建基于可靠的自然知识体系,主人公从一个山洞孤儿成长为图腾战士,走出部落又重回部落,以回归阐释人对自然的依存关系。已有学者预言玄幻和科幻类型的“科玄合流”是即将到来的趋势,榜单上的另外3部科幻作品以科学为基础进行的玄化就是重要标志,它们既坚守了科幻作品的底色,又不只是想象力在某个知识领域的延伸,而是建构了一个有着自身运行规则的完整世界。《奥术神座》融知识与娱乐于一体,教育与趣味并重;《碎星物语》融合了玄幻和武侠类型,在古代和现代语境中穿梭,人物性格鲜明;《灭世之门》写人类为挽救自身而与异种之间的战争,关注到了人类的终极命运。玄幻作品显现了人类试图超越现实的局限而再造一个世界的雄心,是“创世文”。

与“创世文”相对的,则是书写客观现实世界的作品,也包括描写古代现实生活的作品。榜单中的“现实文”可分为这样两类:第一类是直面现实的书写,尽管历史背景

2015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精品榜

爱潜水的乌贼:《奥术神座》
陈词懒调:《回到过去变成猫》
新诗君:《木兰无长兄》
晓骑校:《匹夫的逆袭》
国王陛下:《从前有座灵剑山》
酒徒:《烽烟尽处》
天下归元:《凤倾天阙》
予与2:《唐砖》
风御九秋:《紫阳》
我想吃肉:《女尸》

2015年度中国网络小说排行榜新书榜

陈词懒调:《原始战记》
希行:《诛砂》
卧牛真人:《修真四万年》
晓骑校:《穿越者》
罗森:《碎星物语》
欣欣向荣:《厨娘当自强》
血红:《巫神纪》
观棋:《万古仙穹》
玖月晞:《他知道风从哪个方向来》
黑暗荔枝:《灭世之门》

■评 论

烛照黑暗 抵达极限

——评王迅《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麦家小说论》

麦家的名字,对喜欢“秘密系列”小说的读者,抑或任何热衷特情谍战影视剧的观众来说,都不陌生。王迅的《极限叙事与黑暗写作——麦家小说论》是麦家研究领域的首部专著,论述精辟,洞见迭出。作者秉承审美性原则,贯穿诗性追索,行文清新流畅,观点饱满成熟,与冷漠生硬的学院批评和浅尝辄止的媒体批评迥然有别。专著结合新世纪小说创作的宏观态势,联系麦家个人精神发展史,对麦家“秘密系列”小说的创作实绩予以充分肯定,同时细致梳理了麦家叙事的形式感的种种来源,提炼出解读麦家小说的几种可能,从现代小说发展史和创作主体精神史等角度,兼及文本的叙事学分析,阐释了麦家小说对当代小说美学的贡献和意义。

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形态日趋多元,王迅从雅俗互动和文学批评两个角度来考察这一时期的小说美学流变,并藉此关照作为一种“新小说”的麦家作品,揭示其作品的艺术渊源与审美创新及其可能带来的文学批评的理论生长点。从创作立场来看,王迅认为,麦

和事件是虚构的,但人物行动符合客观规律。《烽烟尽处》以历史事实为背景写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视角客观,讴歌民族正义;《他知道风从哪个地方来》写一个患上抑郁症的城市精英女性如何在对藏羚羊的反盗猎行动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故事直入现实且富有传奇性;《女尸》通过日常生活细节反映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一个人物的一生写出了“女尸”这种古代家庭制度的形成和消亡史;《匹夫的逆袭》写一个都市小人物的奋斗史,以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辛苦打拼展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反映了现实,又切入人性深处,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二类是作品中,人物某种异能或超自然力量的帮助下,行为部分超越客观现实,但是人物活动仍然主要在现实逻辑之中,故事主要反映现实生活。《唐砖》《回到过去变成猫》《厨娘当自强》是“生活化”历史或现实的作品,《唐砖》写小人物通过奋斗逆袭成功的故事,将国家大事拆解为家长里短,折射了唐朝的平民生活;《回到过去变成猫》以猫的视角写一个动物的精神世界,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细节的敏感度;《厨娘当自强》以饮食这种最为日常的活动为主题,写一个现代女性穿越回古代后自强自立的故事。《木兰无长兄》为花木兰重新立传,阐释了这个古典文学形象的现代意义;《诛砂》则以女主角的自我救赎为线索,书写了一曲丹砂行业革新和家族兴衰的传奇故事,两部作品都直接来自古代文化中取材,深具传统底蕴。《凤倾天阙》里的“太史阙”也是一个能平烽火、战匪乱的女子,作者写出了人物在家国天下和亲情爱情之间的生命宽度。这类作品将人物的穿越重生作为关联前世与当世的纽带,由此获得故事得以成立的根据。作为网络文学作品中常用的桥段,“穿越”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有效利用穿越前后的身份形成合理的故事架构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因素。直接以“穿越”命名的上榜小说《穿越者》主人公多次穿越到古今中外,较好地处理了人情与穿越之间虚实相生的关系,直抵人类精神的深度层面,堪称“穿越”的经典。

描写人类通过修心炼身获得能力的异变,从而冲破生理束缚实现个体进步的“进化文”在上榜作品中特色鲜明。仙侠类型有着久远的古典文学传统,网络文学则拓展了故事展开的时空,创设了多种能力进化模式,提供了人类无法实现但可以想象的无限可能性。《修真四万年》最显著的特点是将修真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在切近现实中为奋发向上的人物提供超越自身能力的舞台,虚幻却不失真实感;《从前有座灵剑山》在“吐槽”中大量引入当下日常流行文化,写“末法时代”里的主人公怎样通过修仙实现由游戏人生到守护苍生的转变,幽默而严谨;《万古仙穹》有颇为复杂的修炼等级,主人公励志灵修终成正果,好看且有境界;《紫阳》将故事放置在真实的历史情景中,人物的修炼目标定位在天下和人生情怀的提升上,关联起道家文化,在传统中获得新意。

面对海量作品,网络小说排行榜是“摸着石头过河”,评选方法仍然有改进空间。比如,备选作品来自网站和专家推荐,碍于推荐方与主办方的立场和视角差异,这种推荐方法难免挂一漏万,也就未必能够保证全部符合规定条件的最优秀作品上榜。但是,在网络文学评价体系探索和网络文学经典化之路上,2015年毕竟迈出了坚实而有成效的一步。对于网络文学及其读者,以及当下的文学现场,这种尝试都是极为有益的。

文学批评一方面应该对“沉默的

大多数”投注更多的关切目光;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文学观照现实方式的独特性:语言、形象、情感、结构等等。

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元方法,甚至某些后现代元素的新现实主义。

新世纪以来,当中国文学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先锋文学、90年代以来的个人化写作,身体写作等“向内转”的思潮之后,如今又遭遇了新媒体的介质变革和“去精英化”的类型文学覆盖,中国文学已成为以现实主义为主潮的开放的、多样的文学。现在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焦点再一次聚焦于城乡、底层、农民工、普通人等“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并将“作为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的情感和现实生活作为主要的关怀对象。故有批评家提出“新人民性文学”、“新阶层文学”等新命名;但也有论者认为,中国文学要建构真正的人民性,就必须引入公共性概念。倘若深入到问题的深部、细部,必然涉及到“人民”和“人民性”等概念的历史生成和当下意义。

首先,人民和人民性都是历史性概念,又都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着微妙变化。人民性这一概念源于俄罗斯文学,普希金、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都使用过它,后来的列宁、葛兰西等也都阐释和使用过这个概念。在批评家别林斯基那里,人民性的确切内涵是“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的民众或阶层”;而具有人民性的文学只有以这一阶层的人的生活为关注对象——而不是以“有教养的上层阶级”为对象。他认为,真实性和人民性不可分割,人民性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也就是生活的真实性最充分的地方。杜勃罗留波夫在《俄国文学发展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中,从反映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的真正处境和卫护人民利益的观点,考察了俄国文学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观念的“中国接受”则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即“十七年”时期,与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学想象高度契合,也成为彼时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武器之一。

到了80年代,“人民”这一内涵扩大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但随着“新启蒙”和“去革命化”时代的到来,一谈到人民、人民性等概念,批评界便本能地认为这是一种旧意识形态的复归,是一种过时的批评话语,从而使人民性的探讨未能深入,批评家对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主体的人民和社会的边缘群体丧失了言说的话语资源。

“人民”既是一个集合概念,也是一个个体概念。从人民的历史主体性的角度来看,作为“集体”的人民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是作为“个体”的人民的观念尚需进一步深入,所以,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和理论话语也需要跟进。现在看来,经过近70年的社会主义文学观念的批评引导,人民的观念被窄化的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了。习近平总书记任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习近平总书记论述了人民观念的历史性进步,并提出在今天社会主义语境下,文艺批评的创新也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人民,这是一种发展的眼光,也是一种进步的眼光。过去,我们一直将人民作为一个集合概念,从而对“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情感和爱恨有所压抑。对人民的个体性价值的不断发掘,是对“人民性”概念认识的深化,也是真正能体现每一个“具体的人”情感、价值和利益的文学观念,如此,人民性的观念才可能成为“诚实的理论”和“接地气”的观念。

基于此,我认为,文学批评在确立批评的尺度和标准前需要在理论上能厘清这个概念的源流。文学批评不能避开具体而深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语境,而要以发展的眼光来观照现实生活中的人,特别是具有历史主体性和现实能动性的人。因此,文学批评一方面要把表现哪些人的问题看作重要的事情,应该对“沉默的大多数”投注更多的关切目光。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文学观照现实方式的独特性:语言、形象、情感、结构等等。所以,不能仅因写了底层、平民、弱者、农民,才称其为现实主义,才叫人民性;更不能以题材的道德优越性否定文学的审美真实性。这里就需要一种历史的、辩证的眼光,更需要审美的眼光。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实主义文学也在变化,我更主张一种开放的、吸纳了多元方法,甚至某些后现代元素的新现实主义。

总之,我们的“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要的是及时的、及物的分析、评价与判断,而不是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审美标准,也是需要历史地、具体地切入到问题的要害,以“中国问题”为对象展开批评实践,切不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热衷于“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这是没有前途的。文学批评要将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民”的心理需求和喜怒哀乐作为评判是非曲直的审美标准,以塑造丰满深刻的民族灵魂,准确地把握现实主义文学主潮的当下意义,做到“历史的内容和美的形式”(葛兰西语)相统一。

络。这些阐释由“内”及“外”,既构建了王迅个人的批评骨骼,又贴近麦家小说原本的叙述结构。

以既有传统标准观之,就会发现,麦家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场域,他不是先锋文学的倡导者,也不是某个文学潮流的追随者。王迅认为,这种难以归类的尴尬“恰恰是对麦家写作价值的最好印证,是重新审视文学标准的一个契机”。他甚至将麦家和残雪这两个看似差距甚大的作家放在一起对比研究,从精神根源、创作姿态等方面研究两者的异同。在阅读中,王迅是热情的,他乐于将自己融入到创作主体的精神境遇中,敞亮那些隐藏在文本中的精神暗流,与作者一起探究那些常被忽略的生命奇观。在批评中,王迅是冷峻的,他擅长文本细读,以整个当代文学背景为关照,透过文本表层的迷雾,去触摸小说叙述的内核,将偏执的麦家凸显出来,使复调的麦家突显起来。

当下批评中,很少看到批评家能够如此耐心而大胆地跟踪审查一个作家和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王迅拥有批评家精准而独到的见解,这铸就了王迅批评视角的灵活跳跃中的准确落脚,及其对麦家作品的广博深入与独到理解。作为作品论,王迅在“表现”的向上度功力颇深,除了传统的文本阐释,还包括阐释中的创造。他能以大胆而细致的目光审度作家作品的非常态元素,以诗意灵动的语言阐释繁复庞杂的叙事学概念,并因此与作家在精神上实现了某种契合。



雷达观潮

关于文学批评的几条标准

雷 达